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集卷十五

元　吳師道　撰

序

敬鄉前録序

師道曩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藁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言與儒者時時繙閱故蔵則因近里中火後

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習問之茫然反笑恠其不切當發策校庠舉數人為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縣漢隸會稽後為三河戍唐咸淳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於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畧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於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

世来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為人所稱令遂浸微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畧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尚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置於前名之曰敬鄉録焉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况賢者乎其生也後弗獲執御於諸老

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吾之所以階而至於聖也善無徃而弗存歸求其餘行遠自邇况朱吕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濶視六合而狹小一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土尊前輩之意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敬鄉後録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

物僅僅數人葢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紀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於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於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録而畧於所當録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為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治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

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况自宋中葉以来賢材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為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吕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王何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决不

遂泯没無俟纂集可也特沉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絶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其後耶愚不自量既集録蘭溪諸賢因及一郡玆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録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並載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録所弗及者亦不與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予録而傳者固多因予録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

何病於僭哉

送張州判序

凡貢士之見拔於有司者有座主門生之分蓋自唐已然儒林之盛事也然今昔道殊者已取才望以為公故薦士出於己令也糊名以防私雖謂之非知己可也況乎羣十數人坐一堂之上甲是乙否聚訟紛紜衡鑒之不精去取之失當使僥倖者得出乎其間而且號於人曰吾主司焉異時恥累及之盖有不免而尚得為榮也

哉三衢張仲亨至順壬申中江浙選予實與聞焉明年遂登上第官州佐以歸一再過予敦修事分氣意勤懇不類一時同升者愚不知其何以得此也雅聞仲亨素以學行推於鄉其人恂恂謙讓見之而信吾於仲亨益深有望矣夫士由一命以上即足以濟物令之司民社任長佐者雖牽制撓沮不得以盡如其志然隨吾力之及亦無不足焉特平生所守為不可變則其大者爾彼其負所學者世方指以詬病吾與仲亨深恥之顧嘗以

為言而竊嘆也因其之官黄岩序以贈之

送陶教授序

科舉學校之制相為表裏者也令科舉方興而學校日就衰落是豈無其故哉教官之選不精亦其一事也近議者欲以進士任教官餘取之鄉選之中者蓋有意於革雜進之弊矣而有司未之改也予竊觀延祐以前士舍學校無所於仕當時負才望而畏名義者往往居多且自早而遆升遲以歲月或白首僅沾一命其選若是

之難也比年變化狡獪栖疾俄出而擁皐比不再轉而倚席太府揚揚然誇於人曾不少愧其人如是尚何責以教養之事哉陶君士元世衣纓家當科目未興時以才受知憲府薦為邑教為郡正山長而今調教授漢陽於是距始仕時幾三十年矣後来者或反出其上是於士元不足較吾獨嘉其雍容恬靜稱敎官之名是行也必將撫躬厥職矣士元尤喜為詩漢陽古鄖國正周南漢廣之地也夫其秉操而循禮列於正風至今想西周

之盛則其俗用美矣當文明之時咏歌太平而推廣夫敦厚温柔士元之所優為也鄉先正犖仲至亦嘗為是官犖公深於詩而達於教見稱於昔之君子遺風餘韻想猶有人談之使㪅時談士元者與犖公同稱其美而羨吾邦之有人顧不美歟

送汪山長序

元統乙亥春予道過三衢將往謁清獻公故居一儐宿昔之願繼而識山長汪君處謙其人循循雅飭甚温而

文與言若有契者予既數日留處謙日周旋不置遂相與出西郭門抵孝弟里遥望甍棟翹起田野中容已肅既至拜遺像於堂清風生氣凜然襲人按行排徊問池臺故基漫不可考四周廹民畝竹樹無隙可容侵攘殆已久獨庭下二豫章當時所手植者夭矯盤拏大數十圍其一且半枯撫之慨然太息時工人方治碑讀之知前此摧壊尤甚監郡辥侯為興脩汪君寔宣其勞恒産素微君請於矦畀田廩供租給則又君之能有為而前

長席者之不逮也嗚呼太末之區歷千百年而有一清獻公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誠百世之師也凡居其鄉者固當有所興起為長吏者固當知所旌勸奉祠掌教者固當知其風旨治其田土室居以無負其職不然是皆公之罪人也予竊觀薛侯之為重為衢人喜幸矣令君之滿歸也士俊為詩詠以華其行而屬予友人不遠二百里貽書俾予序之予既識汪君揆之人情不得辭第不知諸君詩謂何言而必及於清獻也苟知清獻

為不可忘則將有奮然而興以大振夫卑陋偷薄之習是豈不足為汪君榮而君去此亦宜無忘其景行之思以交相賛也顧不美歟於是直書其說因以示之庶其有激已夫

送徐學正序

古之士者世為士未嘗輕徙其業流風渾厚固難以之望後世矣世道日微詩書仁義之教祖不能以淑其孫父不能以訓其子雖有司設利禄之途猶不能化之使

從也獨且奈何哉新城徐君子聲素儒家流老成篤實士也来為吾州教官於是又識其二子及孫皆被服儒者訢訢然一家三世自為師友心竊異之時予方歸休里中杜門日無所為研弄丹鉛扶册謡吟自以為適而君家父子不憚往来經義微辭辨析考求異書名篇手不停抄其嗜之甚若飢渴於飲食得之而喜雖明瑠拱璧不是過非習氣深至者不若是三年間賴以滋益不然以予之迂踈狷狹孰肯過而問耶子聲在吾鄉有一

事尤可喜為仁山金先生立祠是也尊賢尚德能為人所不為吾嘗閱吾州教官稱儒之名若君者不一二而一門嗜學世之愧者且多矧吾鄉也哉予家父祖儒傳序至予忝竊末第自度無補於時惟退讀故書訓飭二子使粗知向方謹身寡過以不貽先人羞亦不啻足區區有慕於子聲非苟然者子聲滿去當得初品官子孫旦夕與賔興積學之餘責効課功青紫可坐拾矣雖然位高金多志得意滿者吾豈彼羨哉使有子有孫詩書

之傳無窮清素之風不墜天下之至榮大願詎有過之者吾將與君共保此道婺猶相去三百里間聲問可及幸時時警發無忘雲仍之好自令以始

送胡生序

胡章焕文自樂平不逺數百里来介其宗人仲退文書持所業詩文一編納拜欵謁行古師弟子之禮貌甚恭辭甚卑異哉生之為也自予来此邑亦欲以古道矯民嘗興學宫程講說間自為之開示大方意美材良質何

地而無必有自拔於習俗之陋者夫何作之而不應勵之而愈惰二三歳閒未見有一人如生之為空谷足音其為喜何如哉夫學問之道從師取友多見洽聞固貴於游然予觀孟子論友一鄉之士為未足而友一國之士又以為未足而友天下之士又進而尚友古之人其徒有及門受業者則又不欲其留而勉之以歸求有餘師夫尚友古人豈不在方冊乎歸求有師豈不在身心乎聖賢又惡夫人舍近趨遠貴耳賤目者豈無意耶生

之遊也請贈言於仲退大而出首道番陽見博士祝君蕃遠二君皆予所敬者令自番而來見予顧予學殖荒落有愧二君其何以給生之求而滿生之望哉生復將之宛陵之建業而遊四方焉其所遇者必廣矣嗟夫科目廢四十年逮延祐初而興又二十年當至元之初而罷甲子凡一周矣前乎延祐諸老尚存典則未泯學者雖寡少類皆無所為而為則誠豪傑之士而文詞亦往往精詣不羣近年士習既殊高者務求異於前哲卑者

不過爭為揣摩籠絡之說文氣卑下骩骳日甚識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閭巷小夫投棄編冊彼固不足與議忽游目乎八荒問為諸老之所涵養扶植者淪謝相繼落落無幾得不重為黯然哉所深喜者仲退丈以八十之年强力未衰進德彌篤相望隣壤數嘗以文義濯磨使予頗自慰今復有招予之約旦夕解去當操几杖而從之惜生不能偕此會爾雖然亦審其所適哉若夫求道而非名為己而非人則祝君之告生者已悉茲不復

云

贈姚學正序

科舉學校相表裏者也內儒而仕者不為進士則為教官科舉廢而學校存柄國者豈不以學校為至重哉科行二十年所得者可數其英偉明達為時儒器者不少不幸而有濫廁其間往往速戾敗官議者遂相詬病以一概百直決絶之而後已可勝嘆哉學制既專宜其選必精夫何雜出冒居猥謬充斥絃誦聲消廉恥道喪卒

小夫庸豎日夜相與較升合錙銖茍欺竊訟爭學校不廢猶廢也新安姚叔器之為池學正也脩教法柗生徒治宮室覈田土明會計斥蠹冗奮然為人所不肯為於是忌怒朋興沮撓百出叔器出江寧楊君志行莆田陳君衆仲贈言且并求益又知叔器少受學於楊君其為錢塘教諭也公謂以斯行驗其初比三年有成陳君謂江浙教官毋慮數百求如叔器者鮮楊君之期之者既驗矣今池學之績遠過錢塘使陳君聞之又將深嘉而樂

道愚何足以賛一辭哉愚竊末科忝下吏雖無救廢罷戰兢惕厲得不以罪去幸矣而見叔器挺然自拔為今教官刷恥增吾道之重故樂為之言以勵同志使皆若叔器豈小補哉愚觀叔器之為人温雅慎容而其中屹然不可奪宜於用豈惟教官他日有懋風績於大藩而揚聲華於天路者必斯人也必斯人也

王推官母夫人壽詩序

池陽推官王君景福之母張夫人今年八十有五矣推

官世居有華舊成均高第仕州縣所歴齊魯河濟之郊未嘗不奉母以從則地猶近也池陽在大江之南水陸數千里風土異方安輿之來雍容和愉具甘旨問起居身率婦子惟謹歳時奉觴壽拜舞笑嬉所居臨髙城風日佳時俛仰溪山按行花竹公府早休娛侍終日户庭無他聲諸孫誦書琅然人生之至樂天下之慶事庸有過此者乎雖然斯誠雅致也而愚於君顧又有深羡者焉自其為刑官也清心以御物每屬邑吏至則戒以毋

妄生事事之至者察讞詳明而裁决平恕故人知畏慎不犯斷獄稀少留而不敢專者僅累歲之内耳昔雋不疑有所平反則母為之喜吾知推官君之有以白其母矣古人所為養志者非此之類歟然則夫人之壽祉益未艾也其既竊嘆嘉而又獲觀士大夫善頌禱之辭輙識其言以序於端

秋浦類集序

天歴已巳予以公事過池陽望九華登齋山嘗一賦詩

後還里於北山草堂見張公詡青溪圖及元豐以来諸賢題詠遂和杜牧之弄水亭詩不數年忝授建尹趨謁大府溪山依依復在目中似有夙緣於是詢杜亭之故基訪張國之遺刻皆無有記憶之者秋浦志亦不能詳為之太息梅公聖俞以景祐間為建德令後人闢堂祠之又徙而為亭皆蕪廢予既復亭之舊欲記其事求梅公為令歲月志亦不書如朝峯亭等作則皆得之宛陵集中又既新邑學崇化堂嘗傳栁君道傳為作記俾求

柴公中行舊記并刻之竟無畜摹本者因嘆其文獻之不足徴往往見他郡乘著詩文者則為慮也周而其法亦不可廢也比来城中獲覩青陽楊君秋浦類集自唐宋至近時凡為池而作與夫語涉於池者靡不登載蒐獵纂輯詳富麗美諷玩累日既有以滿其前日之所恨因衆以見聞補其遺軼并所欲商畧者間蒙見采一二復以書来求為之序惟是編有益於兹郡不患不傳愚言何足輕重哉獨念池陽山川之勝千百年間宦游寓

公率多顯人而生其間者顧未有磊落奇偉與其山川稱豈風氣猶待而發耶抑有人而未之聞耶況宋季壤接淮右戎壘相望殆若窮邊絶徼然民不事文久獨青陽號多儒雅楊君好古博聞喜與名士大夫游恨予未識也何當弭節九華之下相視莫逆縱談茲事視杜荀鶴冠卿輩當邈在下風是亦一快惜不得往姑書此以寄意云

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説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為其徒講説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栢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黄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註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説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第不為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沒而就微則畔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於吾鄉諸先生也盖自北山取語錄精義

以為發揮與章句集註相發魯齋為標註點抹提挈開
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論盖有考証中庸有標抹又
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已意并載之君上承淵源之學
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詣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
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
少凝滞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
故自遠方来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為一時之盛今觀叢
說之編其於章句集註也奥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

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証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徼㝵則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㫖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玆非適道之津梁示學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歿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刋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忍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為善本諸生謂予嘗辱

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齋
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錄
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囑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
為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
緒不差閎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
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
時其言好同惡異喜大恥小延平語以吾儒之學理不
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

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於朱子之書當句誦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為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説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并著君名譙其世系履行與經綸著作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為行述玆不復序云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君益之讀四書叢説其既為之序矣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傳名物鈔為成書向閒屢

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厠子名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
念昔蒙君不鄙夷相與反覆論辨頗聞纂輯之意而是
經之體段予因得畧窺焉夫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在
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於
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
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為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
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
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

之所取而為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則詩之為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為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専行歴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畧出己意然程淳公吕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畧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

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嗚呼詩之
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
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為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
黄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
受相承逮君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君念朱傳猶有
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已見要皆精義
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
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

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黙而弗言魯齋嘗謂今日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轡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蓋閧夫子三百篇之教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存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

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賔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仁山屢載於論語考証謂諸儒皆然之某嘗舉以告君君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不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魯齋所定者葢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君固有取於斯矣以君之謹重慮啓夫末流破壞之獘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魯齋之言使淫邪三百餘篇悉從屏黜之例

豈非千古一大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君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攷焉

送琳上人序

金陵古帝王都閒數百年王氣肇興龍翔當天於是崇建巨刹甲於海内開山訢公居焉尊貴隆重當世之極選東陽煇公寔同師門前自江西百丈入覲召對被旨與公同修禪林舊規要式諸方以二師之聰明辨博上簡睿知信能弘大其教稱其為師表者也琳上人者煇

公之弟嘗將命共事獲聞纂次之意左右周旋亦一時之盛哉今烜公主吳興道場上人不勝鴒原之思治裝往省遂將之金陵拜訢公席下不憚千里扁舟東下水雲之鄉泝渺漫以望亭塔之參差廻溪深谷嘉樹茂林既挹夫清邃幽麗之狀飄然復西臨大江瞰中原山川之蟠踞殿閣之翔湧又得夫瓌偉宏傑之觀所以動盪其心目無不可喜者而二刹名區又皆方外人物之淵藪泛愛而精擇必得其秀敏者而與之游乃若篤友于

之情厲切偲之義怡然而不違浩然而有得超乎若眞
陪鹿苑之游充乎若搴珠林閱寶山捆載而歸是行良
不虛矣予寡交鮮諧每嗜游北山盤桓泉石間上人昆
弟特相款密煇公既有四方之役上人留草堂見輙益
親時論文藝慰其寂寞未嘗閒數月不相聞也獨恨煇
公別久又未能一識訢公然讀其文章而想其傑然也
旬月前鄉僧自金陵来謂公嘗語及予時又得煇公書
而上人適有是行微言於予予烏能亡言耶嗚呼道之

異不得而强同也情之同不得而苟異也兹予既道其區區以貽上人而又歷致其敬慕於二師者是豈非人之情也哉

送趙用章

今歲夏四月予訪栁君道傅於浦陽相與至月泉上君識趙用章過其居高門古垣庭宇翛翛君語予曰此吾邑故家之不廢者也及秋予有北上之役用章托載同行舟中追躡數千里不置因得欵語平生知其喜詩而

好遊每親戚故舊從官四方未嘗不往焉故東陟天台西登廬阜往来江湖間又嘗一至京師今其再也夫山水之樂搜竒抉勝固昔人之高致若京師聲利之區自非有求者不至用章之志未可知也一日来告予曰吾之是行非有他也縱觀巨麗展覲懿親而已向嘗葺佚老之廬榔君嘗以梅石名其齋今集賢諸公畀我以處士之命用是以為號遂受而不辭持此以歸徜徉梅石齋閒不啻足矣予聞其言然後嘆用章之賢於人也夫

奮起褐夫自南而北者揚袂抵掌莫不有芥拾青紫之心奔走造進日夜不少休以僥倖於一得而不得者亦多矣乖義而違命貽羞而取譏往往皆是也若用章者豈不誠賢乎哉用章徵言為别將請於名士大夫賦梅石之章必有能發明之者雖然吾言過矣歸以示梛君幸為予删

送崔生序

古之人懷道自足則行於朝歸則以教於鄉進退浩然

無往而不自得然淑人覺後尤所願欲而樂之者以道之所傳者衆而澤之所及者廣也郎中呂公仲賓自中書解印歸冀寧閉門授徒來者四集幾無以容諸生爭出錢買材以斥大其居一時興起甚盛聲流聞京師崔生者其鄉人也公為少司成時嘗留受業聞之欣然命車戒途若恐弗及夫以公之文學議論挺挺諸公間而至剛之氣不撓之節四方士莫不延頸願見況於親炙之者乎其在江東時公被擢自海上還一見受知令備

負學館有愧於前人因生之行慨然興懐安得走唐晉之故墟揖河汾之遺風縱觀冠佩之盛琴瑟書冊俎豆揖讓之容求所謂英材者而識之異時光於邦家無愧乎其師之所立者不在此歟符離陳克敬亟談生之美為之徵言因道其所欣慕於呂公者而并以為生勉焉

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人聲之發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

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理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為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并可以得之也故濵國文忠張公名養浩字希孟庶幾學孟子者公早負文名由至大初仕顯於朝逮延祐中天子方好文一時侍從言語之臣號稱最盛而公頡頏其間及至治時所上時政書萬言力詆權姦更變法度非便幾蹈禍不測

諫鐙山䟽謂閭閻細民戲玩非人主所宜作犯顔嬰鱗衆咸為之恐而卒以直見賞其剛大之發沛然而莫之禦者豈一日之致哉既解參議中書歸卧華不注鵲山之陽殆將十年屢召不起脩然雲莊之居悠然山泉禽魚之樂沉潛乎經史百氏益肆於詞和平冲澹之中錯以竒崛藻麗要皆依據義理而切於日用之實流布自然而無綴緝辛苦之態所養益可知已竊聞公最後起為西臺中丞以救荒憂勞致疾而殆忽聞鼓樓梁木自

壊其久有光芛星隕於濟南則其平生之氣感動至於如此豈獨見於文也哉往年某至京師公已還第時公父濟南郡侯年壽八十嘗賦詩頌美以致慕之意令公之子秘書郎引出家集示予重惜公之不可見也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刋於龍興學宫臨川危素復掇其關於治教大體者為此編秘書屬予以序顧以朝多名公辭謝不敢則委其集數月而請不置因為推公之所得者如此若其世系官位之詳則有太史之傳墓道之碑兹

得畧也

遊西山詩序

三月十七日金華吳師道正傳晉寧張翥仲舉襄城趙璉伯器臨川吳當伯尚河東王雍元肅同游西山玉泉護聖寺遂至香山旣歸各賦詩以紀實先是護聖主僧月潭師欵客甚勤留之不果則約以再游又約以詩為寄未及寄則又屢督趣之於是裒寫為卷納之山中四人者推其為最長故其詩居首而又復叙其畧焉吁吾

曹東南西北之人幸而會於京師佳時勝集徜徉名山水間既愜於心師超然方外而獨惓惓焉其高致尤可愛而仰也秋風揚舲容輿未已又將往踐前約埜下三宿之戀或法所不可師其有以語我来

送王生歸省序

民生於三曰父君師入而事親出而事君而從師者又所以學夫事親事君者也師之責亦重矣夫一鄉一國之間茍有道德行藝出乎衆人則將贏衣裹粮不遠千

百里而從之今也天子之成均朝廷之慎選十餘人羣居而列教豈不以厭諸生之心有以精其能而成其業其相與也豈乍離乍合若市之人哉然陽城之為司業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遣之曰學者將以學夫忠與孝也偉哉斯言夫歸求有餘師亦不過孝弟而已茲固聖賢之意而陽子得之者學而出於誠則何往而非進德之地哉盧陵王先生光輔居太學三年今以覲省歸生乃吾同年吾素合君之從子故喜親予其天資謹厚尤

勤於學顧予備員倚席何足厭其心而諸先生之有造於生者固不薄也玆既有以慰其親之思而又毋忘諸先生之教則於道兩盡遲生之來也有日矣

送舒生序

番陽舒生元以國子伴讀授宗仁衛教授需次京師將暫還其鄉過予請一言以别予聞國初時監舉伴讀之選甚嚴而精如耶律公有尚髙公凝姚公燧皆此焉出今之在朝廷號名公卿者猶可歷數也近歲法弛而奬

興其進也不以材其試也不以程矯辭而謁告曠職而家居循日計月候期至得仕如探囊取物議者咸以為言而未有能奮然起而更之者蓋積習既深而覬幸者之所不樂故爾雖然法之行於昔也得人固多法之斁於今也又豈無一二才且良者居其間可以執一論乎生由泰定初補四門生至順間為伴讀而至今幾二十年尚及接前人之休風其進選也公其傳習也勤受命而職教以其淑諸人者遠以淑後之人吾知其必能也

然其在學舘與予不相及其貢而上於詮曹予適至而與聞其同貢凡八人獨生時至崇術之堂不忘師友之誼其七人者予未嘗見其顔面古之為舉主者果若是乎此愚於生之請特嘉而勉之又以知法之敝而不可不更者如此上之人尚有圖之哉

宋侍御妻張夫人挽詩序

婦德弗外聞餽食酒漿平居無事稱述惟不幸而殁則托於能言者而有銘謡之作又有哀歌以相蒿里之挽

於是隱者宣微者著而人得共聞之古之賢婦淑女得
以不泯於世者職此之故也侍御史宋公壽卿之配張
夫人既卒歸葬滑州公既請於大梁吳待制彥輝為之
銘彥輝方以文章重一時士大夫咸為詩以繼其後惟
恐夫人之盛美弗得揚而無以慰侍御公悼亡之悲也
吁以公之聲望羽儀臺府秩貴二品夫人胙封京兆光
顯盛大是豈不足以傳然歷考諸公銘若詩之所稱則
知夫人固自有以傳而不係其夫者豈非兩賢也哉樞

䆒都事楊善卿持所哀詩示予俾序其端予雖不及識公而聞其人乃今又獲覩夫人之懿既為之嘉嘆遂受命而不辭

馮景仲存拙藁序

士以科第進遂奔走禄仕委棄舊學至絶口不言文吾往往見之未嘗不為之太息也君子之於學猶日用飲食也豈有飲食而可以一日舍哉斯人也即其後而騐其前則所學蓋可知矣醴陵馮君景仲延祐五年進士

也天歷中予至江西君為省屬一時洪府上下多名士大夫君有文聲出其間固已心識之今兹幸為成均同僚得睹所謂存拙藁者其詩斷自泰定丙寅文則間存少作盖去擢第時十年矣夫以君之學既足以成名而又遲以十年之久始出所著自見方一再州縣倥偬簿書牒訴中汲汲不少休日進月增弗懈而及於古豈不卓然異於流俗也哉盖君之學根据經傳出入百氏以取材羅絡甚廣間嘗與之商較作者槼度高下可否𣓁

差毫釐其為人樂易清夷羣居陳說古今辨詰紛拏而獨恂恂似不能言者以故知與不知皆愛之葢其所得者深故其發之也慎所蓄者善故其守之若虗此尤人所難也顧不以愚之不才朝夕周旋若以為可與語者故愚輙以所知為之說如此若夫名位聲望重於時則圭齋學士寔君之鄉人而知己之尤厚者得其一言足以自壯而愚非其比也

送尉彦誠序

東平尉彥誠別三十餘年矣一日相見京師鬚髯鬖蒼然坐久乃始能識問所從来則以春陵幕滿官也問所歷則由浙而江東而湖湘也由憲察掾而師閫史邑簿以至於今也於是憶彥誠昔在金華與許君益之游君所厚者張子長曁予予因以友彥誠也是時趙公子英持使者節来浙東以古道風勵學者後進晚生不倦奬誘之於許君深所敬禮延教其孫璉字伯器者而吾數人以游從之雅獲登公門相與歆動鼓舞以思自拔於流

俗亦可謂一時之盛哉既而彦誠用薦者沿牒去後數年科目始興許君終不應子長嘗應而止子遂忝末第與伯器爲同年彦誠則久不相聞矣趙公殁今幾二十年許君亦前五年卒存亡離合恍惚隔世不自意至學館及與伯器爲僚而今忽又與彦誠遇也彦誠數來取許君舊詩泣下不自禁又道子長嘗走雨中訪之百里外感激太息吁士君子行己之致交友之誼始終如一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使行違其言後戾其前則寧不

覥於面目孰若相視浩然而無愧者哉彥誠復調掌昭武幕旦夕且行持一巻授予謂有諸公詩而子序之竊謂其才業見於已試令也坐幕府治文書佐上官以惠澤一郡則不待贊因特叙其所感者焉伯器方在刑曹并以示之亦相勵之一端也雖然予又有禱焉昭武在閩中壤與武夷接武夷有隱君子杜伯原父與吾許張所敬者彥誠未之識也往予長欲約予徃候之窮山水之幽深從覼所藏之書及其著撰之富而未遂也萬一過

之為致予言老病且衰憂患乘之不樂久此留引領南還庶幾滿其來償之願并可復見彦誠矣尚謹識之

送曾子白下第南歸序

至元元年科舉制復行明年士偕集於春官自科廢且六年人謂未易卒復而明良相逢復之不旋踵其幸竊祿京師命下之日與士大夫舉手相慶又獲覩英俊之來風動雲合誠平生一快也臨川曾子白凤有文聲尤喜其在數中夫子都之妓惟無目者不知吾固以吾之

目而信人之目矣既而羣進有司則予白不與焉予駭且疑謂其學之不逮耶則並之者鮮矣謂予之謬於料事耶則同予者衆矣思之而不得其理向嘗泛觀唐宋小說記科舉事謂有鬼神司之故有當中而黜當黜而中者每笑其怔誕自今觀之亦豈不然凡有司之不知與吾徒之竊料其如鬼神何哉予將有以解子白子白方處之怡然未嘗見幾微不滿色則其器量尤非人所能測也予聞子之族祖南豐先生嘗試而不中獨歐陽

公嘆其魁壘抜出而恠有司不能變所操之尺度南豐
鄒其文數十萬言示公公讀之以為有司可弔而已可
賀也其後公知貢舉南豐卒以進士成名一時之不遇
誠不足為輕重哉子白不鄙予數録其文相示予無歐
公之聲望莫能張而大之也然朝之知子白之文而悼
其屈者有之矣是豈非今之歐公哉安知異時之不出
於其門也子白勉之南豐之業吾於子乎望

董氏傳家録序

國朝奮興朔方一時中州豪傑之士佐命歸誠宣智効力卒成萬世之業重臣大家封爵胙土爰及子孫距今且百年傳者或絶或微可歷指而數其蕃肖顯仕號稱獨盛者藁城董氏而已盖其始由太傅趙國忠烈公俊而興一傳太尉忠獻公文炳少保忠穆公文用太師正獻公文忠而遂大再傳而右丞忠愍公士元平章忠宣公士選太傅清獻公士珍旁及其餘伯仲之裔益遠益分迨今七世且二百餘人内而居政府臺閣外而在藩

闔風紀州縣者不可勝紀眞可謂盛矣愚甞讀漢功臣表見其後多以罪廢者甚一再世而國即除竊又有感於令之故其於董氏不能不為深嘆也且董氏何以得此哉自其祖考以忠誠結主知毫髮機詐不入於其心當草昧驅馳之時總干戈定城邑體好生之仁而不嗜殺至於嚴家法重禮教推賢薦士如恐不及兹固足以為垂後之基而為之後者又皆莫不承訓祗德飭己好修尚文而敬學凡聲色裘馬驕侈華靡之習所樂不存

故居官守職多剛毅廉讓能以政業自表見是則天下稱董氏而他族莫與抗豈不宜哉今正獻公之曾孫監修國史府長史鑰著董氏傳家録謂諸公為董氏紀載者有世系有家傳固可即是而攷其本末矣然二書之所不及者亦不能無也乃以譜系列於前而復以墓道之碑贈謚之制與夫行述謚議遺愛逸事之文纂輯比次凡傳譜之未備者於此有攷焉予得而讀之因為之言曰董氏勲勞在國史彼家傳世譜所以著其詳而今

録又加詳焉夫史臣之體程其巨細兼包互舉義存筆削其立法也嚴若夫孝子慈孫所以振揚其先將無所不用其極雖一言一行之涉於見聞者皆當並存而無遺所以隆孝愛之至情倫一家之私記則雖詳且多不厭矣長史之為其有合於此義也夫使凡董氏之族覽之而朝夕惕厲以無忘先人之豐功盛烈繼繼承承與國無窮是編所載當不止董氏之發其可量哉長史屬愚為序辭謝不獲故述其槩附於末而虚其右以俟朝

之顯而有文辭者焉

送蕭君祐奏差序

宣城予舊游去之十餘年矣父老故人猶念之不忘貽書千里外訊其安否或遇之他邦則亟見道往時難事太息無方及人之德也而何以得此堂堂臬司清流所居持風裁以主善類故區區者得少展其志夫豈無所自哉數年前尹池之建德行部使者至予以抗直觸暴怒不測時蕭君君祐寔從與屈掾伯昻力言其無他乃

解彼怒者固不吾知而二君之知我亦得之於宣城一時之免於禍非偶然也繼嘗擬作詩以謝二君而無因見焉君祐燕人也予來京師與之欵語而益信其賢方以外艱服除奉中臺之命復之江東予心不能無動焉吁今之為州縣者益難矣其人難矣顧其中豈無介然自守者第其所為素與俗忤而又不能容悅以事人故其得禍最速非遇風紀之賢明者維持保護之其不殆鮮矣君祐推其心以往遇賢使者固有合不然亦有以佐

其採察之所不及而採其舉錯之不當愚方為一道喜
幸而豈真以其私而已耶告行有期振策南邁遊亭宛
溪悠悠我思父老故人有見問者為我多謝

送浦江邑長官詩序

予讀漢循吏傳文翁至召信臣不過數人指其事而稱
之者興學務農增户口修水利弭盜賊又一事或兼一
事不言其事者則曰奉公廉平治行第一或言其民歌
舞祠祀之蓋舉其大則細可畧著其賢則實自見民之

久而不忘則當時親戴愛慕從可知已若河南吴公治為稱首僅附見序端何其簡而有法也後世頌遺愛紀政績者自農桑學校以至筐筥細碎無不具四善二十七最之目靡有遺動累千數百言而不已何哉浦陽趙君敬叔致其父老之詞曰邑長官世庸公慎密而寡欲者也為邑三年民樂而安之其滿而去也爭為之詠歌願得序其所已然者嗚呼州縣不易為矣其不能為者固繆而好為者復失之赫赫之功難繼之事利興而害

生愛之而反病焉者多矣去太甚罷不急禁擾煩相安於清静是亦足矣豈必他為哉善乎父老之稱其長官也慎則畏法容則盡心而又以寡欲為之本言甚約而美實章雖循吏所列而何以加諸愚既因是而得長官之賢又嘉其父老之質而不夸有古之遺意焉耳故書之以為序

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至正二年七月闕日國子監丞陳君旅衆仲卒於京師

中書左丞許公親率省部以下弔且賻司業王君諗於衆曰前是監官不幸者有之矣顧賻有厚薄陳君貧加厚可也於是輟餐二日諸生復相率出錢凡得五十緡合其家所得賻倍而贏若干以其贏給喪費謀歸葬莆中則道險遠君嘗愛錢塘山水將老焉屬曰葬錢塘可適參政馮公赴官浙省司業君以告公忻然許為卜地西湖上乃以其錢四之一俾其家蹴車船其三則委之馮公葬畢而歸餘貲焉後月馮公書來報悉如約嗚呼

是舉也何其多義也湖廣行省參政蘇公時亦戒行囑其曰陳君所以致令名者文也文之傳則朋友之力也異時吾能使之傳子盍裒集之嗚呼蘇公之舉亦義也予即訪於其家則其子多以借人留者必欲傳録而後出出之始自南寄来大抵非完藁矣因而為之序次詩文等總若干篇釐為十卷君以布衣起遐陬徒步入京師首為平章趙公所知游中丞馬公學士虞公閒而於虞公尤密其所稱道見於文字者他人不可得也諸公

相繼淪散士大夫之望隱然屬之君不料其止此也予在南方時嘗讀君之文而愛之來京師君始相識幸為僚成均得朝夕接知君之於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繢組織不極其工不止而予不能也嘗見予所作曰吾觀子之為人孤峭廹急謂文亦當然而紆徐委折含蓄思致何其與吾意合也於是遂索觀所有予性耿表暴察君之誠不敢隱也君之學得於外舅趙大蓬名必曄者為多必曄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經指授故前輩淵源

尤所習聞且言從事於文奪其志自今願以大者遠者共講焉予謝不敢當而二人之莫逆深矣官舍相近歸即相過或踏月就談盡二鼓乃去自始病至甚僫未嘗間數日不見見輙談文義之外不及他也君之於予豈若衆人哉纂次遺文固其責也況重以蘇公之命乎因念諸公尚義之舉不可以無述并以予之與君相得者録其梗槩以識予悲若乃評其格製表其精華序而發揚之使章章不泯非蘇公而誰敬虚其右端以俟君之

世系官位墓未有石諸公又豈能忘情乎敢并以請君甞名堂安雅令予記之不果作令題曰安雅堂集庶幾其志云年月友生東陽吴某序

送杜宗元察掾序

詩不云乎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甚矣哉君子之難見也古之人有恃風裁而高聲名者一時之士執其御登其門以為至榮大幸是則詩人喜見君子之義聲應氣求物之從者固以其類哉風紀之司君子之所張也其抑

揚進退足以輕重榮辱天下之士亦君子之所賴也為之掾史與有斯責豈徒治文書佐唯諾而已哉其有出名家尚儒雅被服冲澹孜孜焉恂恂焉日夜以稽經術較文藝為務所至必求賢士大夫與之游將以深培其本而大肆於用所志可謂卓爾不羣者矣寥寥此道間何濶焉而今於杜君宗元之来見之宗元之来浙東也所臨之邦實惟金華疇昔文獻之盛雖不可復見而遺休餘澤沾被深長後来相望猶未泯絶是以聞君之風

莫不投袂思奮延頸願交者無他焉亦欲自附於君子之列耳此之好善也優則彼之修已也勵豈不交相遇而相成哉某在江東時識君於行部令相距不再舍而兩年間僅一見屬有幽憂之疾弗獲日陪冠佩之末趨挹簡冊之緒論而君復時時深念拊循而慰藉之自惟僻陋褊迫方為流俗所甚憎若之何而不見棄於君子也君方升陟御史府辟命之下咸以為慶而亦不能不惜賢者之去焉雖然吾黨之相與切摩者亦曰古道耳

器識不高則所就不能以喻今人問學不充則所立不足以追古人而與之並宗元志於古道矣去是而羽儀臺序流聲實於天朝方將為天下善類喜而奚私別之戚戚也哉

送吳學録序

教官選壞久矣未若隸各道者之尤甚也自屠沽負販以至賤隸雜色無不得是假是名者可為吾道長太息蓋數年前以司廪討者升邑諭郡録或議其非而罷之

當矣今之為是者問其名則曰德行文學也晦迹邱園也吁德行不可詰也已遺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士安用此蒐瑣輩累百百哉偽妄風靡廉恥道喪必有任其咎者而莫之敢言也里人吳履德基由天台直學為衢學錄德基世儒家自少至長不廢挾册若人而職教孰不謂宜雖然以德基而異於非儒者未足多也要當異於俗儒而後可非惟異於俗儒也雖古之號為儒而實則戾儒者吾與之異而後為至爾德基質甚良行

甚謹居北山之下先正遺文古書多見之其於鄉先生之學雖蚤服膺而累於薄宦嘗有不獲卒業之嘆比年歸閑稍知紬繹眇微窺闖深密回視平昔淺陋鹵莽為之内熱流汗欲强進自力則老病及之矣德基年富不離庠序今又無出内會計之煩而有優游暇豫之樂柯峯幽絶之墟擕束書而往讀焉以求聖賢之心洗俗學之陋將見充然而不窮浩然而有得涵養器業自致遠大何施而不可奚有於是區區者哉

送程知事序

三衢程國表調佐池陽幕過予而言曰子嘗仕池習於池之故矣具有以語我來予告之曰行臺統蒞東南而江東視行臺為最近憲府之在宣城又不過咫尺間臺府之言朝發而夕達於下也江東數郡之政夕行而朝聞於上也是以百司竦然惡者懼以戢善者勵而修公論之激揚視諸道尤速而先下曹末屬稍有以自見者其待之必有異也又况以儒而進者乎其才不能以喻

人政不能以異人而趨走承順之節又萬不若人惟以拙誠代巧詐而已至於奸豪之謗誣權貴之觸忤謂必蹈禍乃有明争而顯釋之者嗟乎其何以得此哉池當要冲軺節之所往来聲實尤易著聞令之仕者以邇臬司臨孔道為憂内憮故爾若吾徒則何往而不宜哉國表聞之喜庶幾有合者然於其行也予又有公私之請焉池學饒土田陂湖奪於强有力者十之六七往予承鄉史命按覈半月間追復七百餘畝豪黨忿疾幾見

中傷會以滿去則著於櫝勒於碑俾不沒君起家諸生能無念及此乎此予為吾道請也予在建徳時植縣門建學崇化堂復官舍侵地作梅公亭清白泉亭沿山手植花木頗為登臨勝處今去之七年興廢不可知君出行邑試往訪焉發揮溪山之精英一吐秀句鑱諸千仞之崖異時寄予以為光寵尤幸之幸者此予之私禱也尚識之毋忘

禮部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禮部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棫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禮部集卷十六

元 吴師道 撰

題跋

陳森詩後題

金華陳森茂卿善為詩年三十以死其友黄君晋卿訪遺藁無得追次所聞凡十四首為之序反覆致意且懼弗能使之傳余讀而悲之昔李賀早死李藩求集其詩訪賀親故或恨其負才取而棄之嗟夫有才不幸而又

湮沒於俗善人之志終不可以伸已森之詩清峭刻厲
聞其人恂恂不出門户甚矣苦心思背世好不幸而止
是也彼聞者將深悲慘痛尚肯并棄其詩而其存者抑
何艱哉雖然文章之於世軋於彼者此或茁焉固有卓
然絶識之士遺之以不朽李賀之詩今之誦之伊誰之
力也或又謂詩人多窮才者多夭此又不然賢者貴而
仁者壽理之常也而相值實難今夫世之老壽顯榮生
無以踰人死無以垂後泯焉草木俱腐者為不少矣以

此方彼又何如哉詩以工而傳森詩誠工使得黄君數十輩風聲意氣曠萬里百世而相感奚必借助於顯榮者而後能傳耶君又何懼焉嗚呼斯言過矣聊以申吾黨之志云爾

登瀛圖後題

文皇延攬英才當其開天策府時此十八人已為之用異時房杜為元臣餘皆忠清英亮宏碩藻麗蔚然臺閣宰輔器計其相為討論非但文藝之末而已愚嘗攷之

史而竊忮許敬宗者亦在選中敬宗諂事武后附李義府殺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輩名汚天壤間文皇固未料其晚節使此十七人而與之同列豈真鳳麟之於獍犬哉千載而下當有聲其罪而削去之者

洪範謝氏衍義後題

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為經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眛焉孔氏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為禹所第叙而不及其餘中又有頗錯間先儒或是正一

二而未究故讀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攷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遺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説引禹謨九功即為九疇謂範乃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行為五事正德行為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事莫非五

行之逆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証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為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為疇若五行五事蓋已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尚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為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為之蘊

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此特指君之所得為而福極蓋有君所不得為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為洪範有數無辭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考禹經箕傳之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六五行六府

次以三事則五行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為是說者其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勦以為己說而故異之者歟故凡讀書者必先畫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証疎考証疎則乖剌牴牾而不合不合則又何足以為之善耶吾鄉仁山金先生嘗深究洪範之説而定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之特辨其大㫖又使後學者知其表注

之為有功云

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樊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體奇澁讀者不能句前代為注解者數家趙仁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余視之尤踈陋因是為正十數條并補其闕遺者著於左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為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儇淺以資咲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遊者若李翺之純皇甫湜之健張

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恠奇澁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兼之故月蝕詩效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納其横鶩屬其殘斷而矯其甚者夫韓公之奇竒之正者也二子之奇竒之偏者也文章貴不用意溢於正而竒出焉盖非能奇之為竒而不能不奇之為竒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耶其有意為之耶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已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予

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其裸裎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與義鈌文焉彼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飾奐以艱襲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均可見矣彼解者疲情畢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

書韓幹馬圖後

明皇在御日久宇内承平畜馬蕃息内而帝閑外而諸監記志諷詠可考也故其神駒駿骨往往而有一時曹

霸韓幹輩復以善畫馬著稱人物之適相遭非異事與
吁開元之盛極矣凡天産而地生者莫不豐衍洋溢况
於馬乎馬之盛而奇者出焉理固然也方姚宋柄國羣
賢遹升名卿材臣不可勝數波及於一藝者特其餘而
亦皆精妙絶倫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夫人事氣化感應
相尋而至治休明之效君上涵育之澤著驗昭灼葢如
此况夫治世之隆鳳儀麟出而比屋可封被堅執鋭左
右服御者莫非聖人之徒詎不信歟廣平王氏家藏幹

畫流傳甚遠其為真蹟無疑余獨尚論當世之故而重有感也豈徒賞好云乎哉

跋李息齋墨竹

文與可蘓子瞻仙去二百年墨竹一派今薊邱李公得之其用意命筆夫趣冥會等而置之未易優劣也或謂二公在當時雖貴重而困悴流落亦不少竹詎能救之哉李公今方以此上當天意寵譽赫奕抑榮矣愚謂士之用世以學術政業而藝事乃其餘三君子之道一致

也然而遇與不遇有命也此君何與焉因覽此卷并識其語

四皓圖後題

子房招四皓定太子司馬公疑其黨子拒父於通鑑不書朱子綱目著之而嘉其有合於納約自牖之旨至其序鴻鵠之歌則以為子房特權其正且重者存之而為是甚不獲已之謀二說交致其意而吕成公謂其有合於首止之義所以論子房者備矣愚何敢復瀆嘗以四

人出處論之羸秦流毒天下人孰不欲去之桃源之名後来始聞計其投荒遐竄深密惟恐不與世隔爾商山聯接關洛在近秦楚兵争之塲隱乎則非其地也身之隱矣人宜莫之知而謂帝不可屈致者則在當時魁然之望甚接於人也盖四人者負高世之才當搶攘之秋將以大有為時幾之不當而老之至也世有文王則若伯夷太公起而歸之而又義不辱於慢駡之主一時詞禮勤厚而其事則將以定天下之本亦非區區者是以

果於一來事成計定脱屣而去不知其終夫豈尋常之為哉世之賛者雖僅得一二至論其初節則直以為避世深藏之倫殆未知其心也近時保郡劉因名士也其題有云驅馳恨臣老避世豈初心與愚之所言犂然而有合惜不及見其人而與之上下其論也

跋跨驢覓句圖

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甫旅京華白遊華陰島冲尹節浩然鄭綮傲凡風雪中皆畫圖物色也杜

歸然詩祖忠不忘君不可尚已李豪而孟質賈寒而鄭陋不但其詩人亦似之予嘗評其優劣如此第不知此卷所寫何人識者自能辨之

徐忠壯公事實後題

始余幼時聞里中徐為姓者曰忠壯公㣲言之後少長閱宋史見其以建炎間死晉寧之難論者謂其攻禦備盡力屈不污與王稟死太原同科又知公生於衢與吾里壤地風氣相接忠勇挺然使談者不敢以脆弱槩亦

偉矣欲從其家求覯遺文舊事以究其平生則皆無以應者然其他族在西安龍游者猶盛一日其裔孫某攜公事實來告予若銘狀傳誄及當時褒卹之典甚具既讀而知其詳某謂是編曩嘗一再刻今不存將復刋以傳并以郡乘野史凡士大夫所錄與夫公之先世一門行業可考者裒為一編又以譜系附焉謂余盍有賛余惟忠臣義士蹈白刃死城郭封疆豈將以垂名計邪就使一時不見記述堙滅無聞其磊落軒天地者固自若

矧能言好義之士何世而蔑有邪忠壯公所立如此國史載之天下後世誦之伊誰之力也吾聞孝子慈孫所以論著其先祖者其心無窮子孫記之而後他人誦之宜也他人記之而子孫忽忘焉吾不知其何心也忠壯公之為忠也其子孫能是孝也見其忠與孝而樂為之稱道者秉彜好德之心也是編之成又豈一家之私榮而已

趙氏壽詩跋

人於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壽曰賢子孫是也壽而有賢子孫者鮮相繼而壽又相繼而有賢子孫者尤鮮夫人之生美惡厚薄禀於天惟善可以自致然善而獲報則亦天也兼其美且厚者而食其善之報固造物之所靳哉廣平趙慶甫嘗為運司幕官退而老於高沙之上今年八十高沙之人士相與為歌詩以頌公先是慶甫之尊翁八十時其鄉之貴公名士亦有頌美之作至是而再見𡸁盛事也慶甫之

孫仲敬為南臺掾以令所得詩求草廬吳先生叙之繼而作者未已復以命予予知趙氏之再世之壽覧諸公之稱述覩其家之慈孝又知其累世而賢殆所謂禀之厚美而積善之獲報者歟雖然余因是而有私感焉予家先大父壽九十令予之親且八十矣比嘗迎以来而意輒不樂日夜念鄉井故舊竟舍而歸區區微官不能使其親志娱而心安尚何以為子予祖父之壽幸與趙氏同而視仲敬之所以榮其親而耀於時者百不逮一

俾叙此卷豈不愧甚矣哉

金蘭庭詩後題

蘭庭先生金君名似孫字叔肖先世在宋為富家其父之焱字仲華由太學舍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官至工部架閣嘗攷試吉州文山出其選文山領兵赴杭州過蘭溪以里第故戒軍士無一人敢登岸者其尊嚮可知也君少雋敏强記工舉子文科既廢遂一用於詩清新警拔有思致善諷切人世改事殊衣冠喪氣里中暴者

挾威恣睢惕君甚君終抗不爲屈又傲俗寡交好使酒多與人忤蓋所負素高故也既齎不施家事益落感激憤悲益發於賦咏間歿纔五十有一子先祖父自架閣公時繼館其門君實嘗受業緣是後遂爲姻家吾祖晚年舍君無與言者不數日必相過過輒命觴笑談酒酣雅歌或散步郊郭閒竟日留連小子未嘗不操几杖從後少長學爲文辭每見輒勖之今猶能追憶其言也君歿時子尚幼故書遺藁皆散軼于家所有唱酬者無幾

獨知於介翁集為全然依韵盡和非涉自然令選若干首而以他篇附焉嗚呼士之傳世功業文章而已功業固不待文章而傳特窮徼在下文章雖善不幸而泯沒者多矣若金君之自負其才不屑干俗殆古之所謂狷士其詩觸事感時豈不足以自附於風人之列而令鄉人道之已少更數十年將并其姓名莫之識豈不甚可惜哉余非能張而大之念累世事分之深其僅存而可傳者不容棄絶於予是亦義之所當為也異時采民風

述郡乘尚論吾鄉人物者庶有考於斯焉

桃源圖後題

昌黎韓公有桃源圖詩則是圖已著於唐其詩首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末復云世俗寧知偽與真蓋未以陶翁之言為然且古今所傳避秦者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云此韓公之所以不能無疑爾愚觀陶翁氣韻淳古寤

寐羲皇遭罹叔季慨然篡革之際可感者何限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慕且如此計其於桃源固所樂聞願言高舉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評是圖者試以愚言求之

邵氏令是堂藁跋

吾鄉先輩宋南渡後如邵公囦應公鏞特深究經學邵於易禮部應於易書禮皆有論著成書邵即朱子集中

所稱長沙博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公釋奠儀式刻之學宮者也余嘗見應氏書約義及於衛湜禮記集説間得所引一二他則未之識淺陋自愧二家子孫或謂無傳者意其闕之爾不然豈不甚可惜哉今是堂稿者邵公所著也其曾孫均示予往往賦咏幾記之作該洽贍麗皆可傳誦因葩藻以驗其根柢則公之學之藴亦可得之於此矣又如朱子在湖南嘗薦之有云文學自將誨誘不倦者夫其親遇知已如此尚何恨於仕之不

大顯學之不盡用耶邵氏由令是而益盛世殊事改流風就泯是編均所訪求云得之蕘豎之手者方困悴中裒纂世勤懼貽後之弗繼藹然孝子慈孫之心可勵薄俗倘易禮二書存盍并廣其傳令是之不朽本在玆與

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

朱子賛吕成公云一身備四氣之和狀公之德最盡百世下宛然如親見焉嘗聞公少年頗嚴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薄責於人章氣質變化德量寛弘其自治勇而所

養純可知今觀送張孟遠序盛稱其横厲超軼明雋閎達道古今角詞章顧以為弗如而其所以自况甚謙甚約意若不滿於張者豈其恃才負氣而不適於中和挾記誦文詞之習而未能進於道歟得公之言以藥其病其受賜也厚矣夫世之病是者多倘獲觀是篇而受公之賜亦孟遠有以發之并受孟遠之賜也愚忝公里人沐麗澤遺教輙以所見附於後不自知其當否也孟遠名杰衢人張漢伯澄之孫漢從韓世忠討汝為戰死者

孟逺師汪玉山甞見張魏公公竒之復從朱張吕三公遊後上書忤趙雄宰安吉大水蠲民租頟守怒上章求避孟逺亦請祠遂不出其人亦可尚也

跋李安忠畫鼠盜果

徐崇嗣甞畫茄鼠圖今李安忠畫鼠啖茘支盖同一機軸世之可畫物甚多而彼乃用意於鼠亦異矣使觀之者變惛為玩豈非筆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

東坡贈巢谷詩墨蹟春雨如塵暗云云

蘇文忠公贈巢谷凡二詩此篇與元脩莱是也皆元豐六年在黃州時作吳興施元之及其子宿吳郡顧景藩同注公詩後出頗精篇中第十六句作寒蛩呷此作寒蛩又云今成都府治石刻一瓢字作一尊及元祐間所書者如此則公手書是詩非一豈其不忘相從憂患中故邪覧卷使人想其風槩

題謝君植吳立夫詩詞後

延祐庚申冬余北上過彭城黄鶴故基俯汴泗交流四

望青山逶迤殘冬參差孤城依黯問戲馬臺何處同行吳立夫喜為詩予因相與誦蘇子由黃樓賦文文山彭城行為凄然而罷後三年之淮東泊舟京口遇故人謝君植飲酣同上北固多景樓時雲物冥晦風起浪作江中來去船千百遠若凝立不動者望維揚隱隱凄涼滿目君植善樂府因舉辛稼軒姜白石倩賦一二闋悲壯頓挫使人涕下不自禁倏忽十年思二友未即見一日閱故紙得所寄他詩詞聯綴成卷念昔遊所欲賦援筆

記此倘有二友作必能道余所不能言感慨激烈與古人争雄異時庶幾見之

劉漫塘語録後題

漫塘劉先生德行文章師表當世小試令長顧時事方異即遠引高蹈其後雖諸老極力招致亦不變其志抑偉矣其來宣城獲覩學宫所刋語録而先生之曾孫善餘亦僑寓是邦出所藏除籍田令直秘閣領祠官特授將作少監諸告身乃袁公甫撰墓銘太常考功謚議讀

之凛然起敬獨恨全集未見爾語録者王使君遂得之於先生之子汝進裒集家庭親友所記序稱十一卷今十二卷第三條論作時文云云注已下疑可削字此條詞旨鄙淺無乃增益者非歟然第四卷三十八條所云亦此類皆當在所去也其論欲學聖賢且學孟子則與先儒孟子才高難學之旨異而謂程子氣質之性氣對義理字質對性字之性字贅竊謂程子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對言正大有功於論性者不知何故為此説

也生晚無從質正姑識所疑闕　十二卷第三條作時文云云如街市旋蒸熱賣闕第四卷二十八條作文字法尾要有新意如作雜班末後令人歡喜

古三墳書後題

古三墳書一卷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北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於婺學近歲火板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為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藏軒轅乾坤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姓紀皇策政典

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仁山金先生謂周官外史雖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倚相所讀或别有異書爾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配三皇五帝反滋紛紛伏羲之書莫大於卦夫子從而翼之偽炎黄之書存安得而不録後世農家方技及老莊書所載往往傳述失真近時三墳書出張商英家且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龜山嘗辨之此以理而推其偽者也三墳漢藝文志

已無傳隋史載劉炫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長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千年一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按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蓋得其實矣既明其偽固不足深辨畧舉一二以見撰者之謬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儒不知先天之義故多誤解今其言曰混沌為太始其數一一為太極天地之父母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為天地之變太易

之數二二為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為天地之交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為三才之始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倫也其言顛倒錯戾漫無紀統而自比於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為指羲和林氏獨謂上文邦有常刑干先王之誅文意已足此乃戒吏士之辭故金先生表注因之其說正矣豈區區摹擬傅會者所能知哉且諸儒皆不信其書而毛漸沈斐特信之

亦好奇之過爾斐亦衢人字文伯嘗為婺之教官所著春秋比事陳亮序以為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伯名長卿不名斐今因此書題識知亮誤也因并記之

百丈山鍾氏田劵跋

百丈山在洪都為名刹有田若干故鍾傅業也傅起微賤遭時稱雄擁數州地區區土田再世已不能守向使散落民間誰復有道其名氏者乃今得托名山以傳豈非幸耶東陽輝尊師閱視故劵整此而表章之參政耿

公文叔序其事甚悉愚嘗一至西江識公其人寛厚長者言尤可徵此軸又遂為山中之寳物之係其所托者如是亦可以有感矣夫

歐公書州名急就章跋

漢黄門令史游撰急就章多古語古字顔師古注之朱子嘗校其文而近時王應麟復補顔注甚悉歐公州名急就章一時以文為戲而音韵協比別出新意亦奇作也公嘗修五代史著職方考列州名於上急就之作其

肇端於此乎其文雖少而該括甚多使有為之注釋者豈不勝於地域等書顔王輩人令豈無之耶抑有之耶

潘觀我所作葉審言字辭跋

審言主簿將之官晉江過余蘭皐持其冠時鄉先生潘公所作字辭見示審言惟不忘家庭之訓與其執友之言樞機之發日慎一日式克至於令茲也矧蒞官臨民規條萬端約而攝之又豈出於謹審之外審言固將益充其持守之功而坐致夫敬信之效矣予家祖又獲交

於菊莊先生而審言與予契分彌篤凡其家所藏前輩片言隻字無不得覩而此紙特未之見耳潘公自云辭倣蔡忠惠公今觀其字亦如之攷之嘉祐間蔡公書授子旬正泉州安静堂者晉江隷泉城審言往焉以挹其高風祝頌稱願之辭殆有先兆非偶然者因喜而書之以識別云爾

趙子昂書東坡詩

東坡先生月夜飲酒杏花下詩風致流麗神情灑落子

昂每愛書之亦其平生有契焉耳予評趙公之書當如蘇公之詩不知其覽者以為何如

鮮于伯機書太白詩

大德丙午某侍先君應奉在仙居邉尹世安出所得詩一軸示予中有此紙愛之因求以歸太白詩不待贊矣伯機所書遒勁竒逸尤其得意者時時把玩諷敬亭山之句知屬宣城而初漫不之省也後二十年當泰定丙寅予為宣録事歷五年而去山有裴公寺梓華神祠盖

禱祀所數至因得窮極幽邃道由書堂寺黄蘖泉在高林窮谷間每因送迎輙憇其旁竟日而返居城中出門即與山直朝夕在目中所謂相看不厭者真成先讖人生行止豈不有定數耶予嘗觀覧圖史知天下名山川處比南北數千里行所歴無幾異時天啓其逢畀我奇觀豈直敬亭而已哉

東坡二帖

右大蘇公手筆前一帖為陳輔之之書也後一帖慰黄

實師是狀也輔之丹陽人每歲上冢金陵必至蔣山訪
楊德逢所謂湖陰先生者嘗不值題詩於壁云北山松
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年王謝燕一年一
度到君家德逢稱於荆公公有尋常百姓之戲亦有詩
贈輔云南郭先生比鷦鷯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
當時事大抵烏衣似舊時正指此也當公用事時閉與
不通及退歸復從之遊因坡公稱此益知其為人又坡
與之帖云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若得

少駐復與故人一笑又出望外此在毗陵屬疾時時輔來訪其於蘇公亦甚惓惓矣師是本末集賢袁公熟聞之奉化黄氏者跋已悉按師是母章碩人惇其舅也子由官陳州由是師是二女皆為其子婦适遜所娶是也哲宗嘗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終寶文閣待制知定州而卒輔之雖遊荆公而尤厚於蘇師是雖惇甥而與蘇相結至是斥於其黨二人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為勢利回邪變易其賢一而已敬仰高風因識其後

跋趙子昂帖

子昂學士自其尊公去吾里久既自著其里為吳興矣覯其荅陶士元書既以得叙親情話為慰又以見枌𣗥鄉物喜不自勝藹然桑梓之情猶足以勵薄俗獨恨其晚生小子不及一識之面耳

吳存吾書

存吾先生墨蹟予在宣城閱視既多嘗評其秀勁似顔魯公蔡忠惠奇逸似米南宫至其高處時出入章草

二王亦近代之絶此幅醉墨恠豪神氣飛動超乎畦徑之外可喜可愕尤與常所見者不同也所書詞乃康伯可雪夜促蘇養直赴溪堂約者一本楊花作梅花月破黄昏作月滿前村說者謂楊栁一物黄昏與夜意重複愚謂前說是矣黄昏字用林和靖詩語意非指夜也改句不逮遠甚又有改江為溪吹下紛紛為飛下同雲皆陋語耳

杜端父墨蹟

杜公世居吾鄉之紫岩諱汝霖者字仁翁學於安定胡
公嘗為李公擇所稱其孫陵有五子旟伯高旃仲高斿
叔高旞季高旝幼高伯高登呂成公門同時陸務觀陳
君舉葉正則陳同父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
薦有橋齋稿仲高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
杜詩發微癖齋稿孫得之為序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
幼安諸人遊端平以布衣召入秘閣較讎季幼文皆相
上下幼有粹裘集葉正則序人稱金華五高而伯高為

最旟子去偽旃子去輕斿子去非旝子去華亦皆有名
守臣趙汝騰嘗薦去偽請官之其子濬之若川治春秋
領鄉貢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僧寺而
終自汝霖至濬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采聲華聯襲不
墜亦吾鄉罕有也此帖乃去輕手筆盖先大父碧溪翁
之友愚幼及見詩帖尚多今存者止此當宋季士競舉
子習而杜氏一門子孫咸尚古文章今里中殘碑斷碣
可見者悉有家法下至字畫亦異此紙尚深得山谷老

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愚嘗覧朝野雜記杜斿誤為杜福續郡志者又泯其名今遺澤既斬傳裔殆絶矣每惜其片言隻字輙取而録之於此又因詳著其世及所見聞庶来者尚有攷焉厚齋者李鏞伯韶栝蒼人僑居金華甲下字缺考其詩當是甲子云

題子華子後

予幼時見鄉校壁間石刻朱子與杜叔高書稱子華子非常可笑者識之而未見其書後購得而讀之又攷朱

子疏辨其可笑之實竊悼夫為是者之枉錯其心也朱子以書出越中恐王銍姚寛所為晁公武以為元豐後舉子所作盖因其中多字說淺謬也愚謂其偽之顯然易辨者孔子遇程子傾盖見家語子華子說韓昭僖侯見莊子戰國去孔子世遠二人而合為一苟以莊子為寓言則陸德明云魏人者必非妄也永嘉葉適最尊信之至恠孔門弟子無記者孟荀漢唐之士皆以為異說望而棄之適於古人可信者往往摘抉譏訶而於所

不可信者獨堅亮而深取之不識其何說也二後序一稱黙希子黙希者唐南岳道士徐靈符號甞注文子即其端所謂訓解玄通經者盖其人以是書至唐始出故依托為之又云讀吕氏春秋見子華子云云今第二章丁氏穿井得一人之説即吕覽所載剽掠可以驗也一稱釣磯叟者辨今書沒昭僖侯一則其意又使人致疑於莊而証其為寓又以實其編離簡斷非全書之語尤為狡獪善眩而孰知夫人之終不可眩哉輙因朱子之

言而摭其遺

道冲師書山谷煎茶賦

癡絶禪師道冲蜀人也書山谷道人煎茶當宋淳祐中傷蜀殘破至於泣下夫其置身方外猶不忘國家之戚非直鄉土之思而已使當時士大夫見之能無感於心乎

范元卿書帖

此吾鄉范端臣元卿舍人書也元卿問學該洽詞翰奇

逸豈惟負才過人蓋內而父兄之漸摩出而與紹興乾淳諸賢遊亦一時之盛也和詩稱三一叔者名津字茂通香溪先生浚字茂明者之從弟而元卿父謂載茂則香溪之兄也詩有蠻雨瘴烟人歸隴北之句蓋元卿以乾道庚寅守晉康癸已出嶺此當在其後也與德章秘校帖乃里中陳氏元卿屢和其詩以見於蒙齋集中也

北山遊卷跋

右北山紀遊詩文一卷金華葉謹翁審言烏傷黄溍晉

卿蘭溪吳師道正傳東陽張樞子長釋無一之所作也
自至大庚戌距至順癸酉二十有四年間凡屢遊五人
者雖不必俱而遊必有作姸唱導前清和繼後或覽勝
發奇或因事紀實凡登臨之美朋從之樂懷賢悼古之
感所以攄一時之興而不泯於異日者悉於此乎在矣
靈源草堂煇師及其弟琳公博雅好文凡吾徒之作前
後裒輯無遺者出以示予遂繕寫成卷而復歸之草堂
因念始遊時審言年未四十為最長晉卿次之師道與

一公未三十子長未二十也今壯者老而少之齒已過於昔之長者矣其閒儒墨之異歸出處之殊致佚勞欣戚之不齊可感者何限幸而相視無恙履屐之力尚强夙好不渝泉石之樂如故豈偶然哉更二十餘年不知當復幾遊而所得復幾篇僕尚能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題潘黙成贈方仁聲詩後

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下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黙成潘公送方仁聲詩也前有序云

公吾里人客寓吴興神情散朗如晋時間高士晚得官
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白雲專以衛生養性為事詩文
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藏柳
道傳博士家按方一名句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
士之稍以才藝名者有岐路可競進而超然高舉如此
豈非賢乎所著泊宅編十卷行世泊宅在烏程相傳張
志和浮家浮宅之所因號泊宅翁盖志和亦金華人而
寓吴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顧

世罕知之或以為嚴瀨人者未之考也

禮部集卷十六